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六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痒生玄臺子具蔣仲化註證

弟春元古江馬提仲陽較閱

○五變第四十六

末節有五變之紀故各篇大義見末節下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

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

痺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

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

云人聲

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

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

之。

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大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其木之

木

木之

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

焉。夫一水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灑。

卒音猝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杙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况于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柰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

此總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也。帝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各異。除不病者言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耳。誠觀一木之中。尚有堅脆。故匠人斲削者。有斧斤之所不能入。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

木皮卽弛者。蓋以弛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寧能同哉。是以木之有花與葉。而蚤發先生者。不惟凶時之難歷也。遇春霜烈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薄者。遇久曝大旱。亦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薄。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潰而漉矣。濕腐爲漉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矻

折而杌傷矣。時逢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搖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爲風所傷。况于人乎。然以人應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于有傷。蓋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於

一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漸入于腠
臟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
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
曰膈肉不堅而無不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

疎此言其渾然者理者之理
當作衍

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疎也素問陰
陽別論評熱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瘧論及本經逆順
篇皆言無刺漉漉之汗則風厥者其汗必漉漉然也少
俞言肉不堅則腠理必疎為能病風然所以驗其肉之

不堅者。唯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爲膈。乃委中穴所在也。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堅。緻則一身之腠理必疎。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渾然者。則皮必密。理不疎。尚何病風之有。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痺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痺。黃帝曰。何以知五臟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氣逆留。臑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

消瘰。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消瘰者。以其心則剛強。而五臟與肌肉。則肉弱也。消瘰者。多饑渴。而肉瘦。瘰則內熱也。少俞言此人者。五臟柔弱。心則剛強。剛強多怒。五臟柔弱。則易傷耳。何也。正以其皮膚甚薄。肌肉甚弱。其日堅固。以深。其人甚剛。有長衝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血為之積。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氣為之留。皮膚肌肉。為之充塞。而血脉不能通。所以蒸而為熱。熱則消肌膚。而消瘰之病成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

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
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
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
大同色汗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
病寒熱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弱色濁髓枯
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顴骨顴骨者目下高骨乃骨之本
也卽顴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小可驗則骨小者所以
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驗周身之肉與兩手之臂今
皮膚旣薄而其肉無腠無腠者肉無分理也其臂懦懦

然而弱。則肉弱者。所以易病寒熱也。面有天地人三部。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汗然甚濁。獨異于上中二部。則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髓之虛滿。又驗臂之厚薄。故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則腦爲髓之腑。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之。所以易病寒熱也。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痺者。其人理粗肉脆。而痺之所成。

其高下各視乎分剖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穢積留止。大聚乃起。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惡者

猶俗云不好也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之皮膚之薄而不潤澤。

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為淖澤。淖澤者。推之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之腸胃必惡。惡則風寒暑濕之邪氣留止。積聚以傷腸胃。其衣食寒煖。又不以次。所以

邪氣漸至而穡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

大義許見

百病始生篇
第六十六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濕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即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年為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主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固

九目皆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

無所易其容身者少陽以三太陽力二其一
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殆時高者方臨方復之
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病始為起病危
為殆耳雖脈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
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為五
變之紀也即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大義詳見六元正
紀大論中

○本臟第四十七

內推本臟腑吉
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

血氣而營會易需筋骨則綱節者

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腑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音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

恐然有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審乎哉問也。五臟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臟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腑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此詳言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臟腑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臟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臟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

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
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
之也。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
高者。則心上之爲肺。當滿于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
悶。而心竅不通。必爲健忘。及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
則易傷于寒。及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臟安守
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瘴熱
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
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

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
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
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
肺高則上氣喘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
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
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竦肩而息。
痺及爲欬。嗽消善者。消渴而瘴熱也。

肝小則臟安。無脇下之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